

大槐树丛书



WGSU

刘玉琴 著

女儿水

北京文艺出版社

女儿如水

刘玉琴 著



北京文艺出版社

社 长：马森彪
总 编 辑：
责任编辑：屈艳萍

女 儿 如 水

刘玉琴 著

*

北岳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太原市解放路46号楼）
山西省新华书店经销 山西人民印刷厂印刷

*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9.5 字数：225千字
1996年12月第1版 1997年1月山西第1次印刷
印数：1—8 000册

*

ISBN 7-5378-1691-3

I·1651 定价：13.30元

序

蔡润田

我与玉琴睽隔千里，素昧平生。1995年山西省举办恒泰杯长篇小说、报告文学大奖征文活动。玉琴从遥远的赤峰寄来她的长篇小说《女儿如水》。我作为评委之一，有幸得以先睹。

小说以双线结构叙述了主人公天云、天霞姐妹俩颇为曲折复杂的生活际遇。展现了两个原本纯洁而柔韧的女性与环境相颀颀，与蛮性相抗衡，终至于成功或沉沦的人生历程。这中间，既有对奋力拼搏而有所作为者的歌赞，也有对在逆境中挣扎、沉沦者的叹惋。从后者，可以看到，严酷的生活境遇如何影响甚至扭曲着人的性格、命运，以致人与环境的对峙，有时竟形同水之于器：水因器变，人随境迁，自己很难把握或主宰自己的命运。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所谓女儿如水，与其说是一种常态或顺应。不如说是对扭曲形态之根源的追问，对某种生存境遇的反讽。我读着小说，深深的沉缅于作者所创造的艺术情境，不禁为小说主人公的遭遇和命运而落泪，而愤激，而扼腕，而宽慰……我觉得，这实在是一部颇具震撼力和感染力的好作品。因此，我在评委碰头会上毫不掩饰的畅谈了我的感受，并推荐给同一评审组的北岳文艺出版社社长兼总编的马森彪先生审阅，他看后，与我的感受大体相同，表示不论小说最终能否获奖都愿予以出版。为此，他嘱我代与作者联系。就这样，玉琴于96年6月来并对小说做了些修改，随即与北岳社签定了出

版合同。也就是在这个时候，我们才得以相识。

说来真觉得有些遗憾。这部小说仅是因为个别情节可能有所阻碍而与获奖无缘的。这颇令人惋惜，尽管玉琴本人对此并不介意。

玉琴在一个市区充任广播电视局副局长之职，主持广播、电视两台的业务工作。这样一个在单位负有相当领导责任，在家里又有养老育幼之责的中年女性。能潜心于文学创作殊非易事。然而，玉琴不仅发表了相当数量的中短篇小说和散文等文学作品，出版了中短篇小说集《那白的粉的花》和散文集《琴音集》。如今，又写出了颇有份量的长篇。可以想见，这中间，要付出何等艰辛的劳动。本来以玉琴的干练、才情及其所处位置，她本可以在政界期以大的发展。然而，她却对文学情有独钟，可见是性情中人。不过文学与广播电视毕竟有许多相通之处，毋宁说，正是她的文学才情更玉成了她的本职工作。

遵出版社之嘱，在致函玉琴、征询小说出版意向时，玉琴在回信中就提出要我作序。一则觉得与玉琴并不熟悉。再则自知人微言轻，我的饶舌恐怕反会翳蔽小说的光彩，冲淡了小说的影响。便婉谢请托高明。我想，她的中短篇小说集的序既是原辽宁省作协主席金河先生所作，这部长篇至少也应请身份相侔者为之。不料玉琴执意要我操觚。情谊之诚挚，言辞之恳切，使我深感却之不恭。好在聪明的读者是不会因为谁来饶舌和饶舌些什么而误读作品的。我相信小说自身的魅力，更相信广大读者的眼力。

1996.6

第

一

章

1

火车开了。

坐在靠窗的座位上，辛天霞孤独地眺望着远方的天际。离开喧嚣的省城，大地变得辽阔苍茫了。火车的速度使大地上的山川、树木、村庄、原野都失去了高大雄奇，车窗像块屏幕，匆匆把它们组成条条块块角角棱棱的图型，放眼望去，就如同舞

台上写意的布景，只有那太阳不肯急急掠过，它不即不离地和飞奔的列车保持着等量的距离，硕大明丽，灿灿烨烨，生命似的鲜红鲜红。

和秦雄普刚办完离婚手续的第三天，辛天霞被钟离所长召见到办公室。这位老所长在文艺理论方面早有建树，五十年代初，就出版过专著。辛天霞对这位白发裹头，做学问敏锐，做官迂阔的老所长一向敬重。老头儿（所里人背地都这么叫他）反常，他找辛天霞来谈话，却并不说什么，殷勤谦卑地张罗着给她沏茶倒水，眼光歉然地东移西闪，不肯反馈辛天霞双眸的疑惑和探寻。

辛天霞是个急性子，见老所长总不开口，就开门见山地问道：

“钟离所长，您找我有事？”

“哦……哦……没……是有事，是有事，跟你有关。”

“咯咯咯……”辛天霞乐了，这老头儿，找我的事还这么为难，“咱们做什么事不痛快？你不是还表扬过我，所里交给啥任务就完成啥任务，从不打折扣吗？说，领导让干啥就干啥。”

钟离摇摇头，嘴角掠过一丝苦笑：“省委要大力加强精神文明建设，决定抽一批干部到下面去，推动推动，也给咱们所一个名额……”

辛天霞一下子松懈了情绪：“这事我知道，不是决定让办公室的张主任去嘛？”

“省委宣传部人事处处长打来电话，指名叫你去青林县……”

辛天霞一下子醒悟了，秦雄普的动作好快，离婚不到三天，报复就不客气地跟踪而来。秦雄普说过，辛天霞离不开秦家的权力，是享受利益就是遭受惩罚。她慢慢地从沙发上站起来，只觉得天突然变得阴暗了，地也像旋起了一个深不见底的坑，周身上下一阵战栗，就像坠入冰窖，寒彻心身。她太天真了，太幼稚了，她只想凭

自己的才能，清白地从事自己所钟情的事业。从部队文工团转业到省文艺研究所，她接受了编辑《中国舞蹈集成》青蒙卷的任务，这是献给共和国成立四十周年的礼物，做为一个跳了十二年舞蹈的部队文工团员，做为一个脱产进修了两年中文的艺术人才，她为能接受这样的任务激动不已。她把成功地编辑这部六十万字的书当成二十年来舞蹈生涯的总结和检查，当成事业和人生的高潮，可是……她只是不肯为丈夫谋到更高的权利而贡献美貌和肉体——

“天霞——”钟离所长把面色死灰的辛天霞扶住，搀到沙发上，激愤、愧疚、不平 and 无可奈何使钟离所长说话声调嘶哑和颤抖：“文坛并非净土，请原谅我主持不了公平。带上青蒙卷的稿子去吧，有什么困难回来找我，一年后，我去总结你抓精神文明建设的经验，把你请回来。”

噢，那是开车前的最后三分钟，所里的同志们已经挥手告别，离开车厢，站到月台上去了，只有天霞的好朋友，研究所搞音乐的冯娟娟还攥住她的手不肯下车，泪人似地哭泣着：

“天霞，你说缺德不缺德，我脑子里总是‘风萧萧兮易水寒’的旋律，这怕不是好兆头吧？”

“傻丫头，三十五了，还天真的像个孩子，我是到青林抓精神文明建设，是去当钦差，不是当刺客，不会图穷匕见白搭上性命”。

“屁，冠冕堂皇，整人还拉上块紫红色的金丝绒大幕”。冯娟娟说着，狠狠地瞪着钟离所长。钟离所长面色涨红地垂下头，他脾气好得像个慈善的老太太，代人受过也不争辩。

辛天霞嗔怪地扯扯冯娟娟的衣襟，刚想给钟离所长开脱一下，突然，一声“妈妈——妈妈——”的急切哭喊，使她的心肠如同裂帛。“贝贝，贝贝！”她九岁的儿子贝贝被秦雄普拽着，跑进检票口，

哭喊着朝她奔来。

儿子，将为秦家传宗接代，辛天霞的婆婆，已故军区副司令员的老伴在法院受理他们的离婚案时，一个电话打给院长：“孙子是我的，谁离我家都行，孙子不能离开我家。”

威势所及，法律也偏了力。从辛天霞把离婚申请递交法院那天起，五个多月了，母子俩就被阻隔在两处。几天不亲亲儿子，怀里就空落落的，母子连心呐。临走时能亲亲儿子，秦雄普还在念骨肉之情，他还有些良心。天霞飞快地跑去抱儿子，还差十来步，就能抱住儿子了，一阵铃声响彻整个站台。不管它，离开车还有三分钟，抱抱儿子，亲亲儿子足够了。辛天霞蹲下，伸出双臂去抱儿子。突然，秦雄普以军人的敏捷，“嗖”地抱起贝贝，转身窜出检票口，一辆吉普车敞着门等在站台外，他们旋即钻进车里，那吉普车载着贝贝的一路嘶哑哭声，驶进嚣闹的车流人海中……

辛天霞呆楞楞地蹲在月台上。“秦雄普，你个大浑蛋，自个儿给自个当悲剧大导演，你损！你毒！你残忍！你不得好死——”冯娟娟一路骂着，和所里的同志把辛天霞搀进车箱。



夜幕遮住了车窗，辛天霞收回目光，闭上眼睛，想平静一下心绪，但那次挥之不去，想来苦痛的恶梦却又一次占领了她的脑海

那是个节日的夜晚，秦雄普找着她到财政厅大院的张副厅长

家打麻将，张副厅长老伴去世不到两个月，子女又都在外地工作，他自己孤单单可怜兮兮的。这位张副厅长原来也在军区工作，和秦雄普的父亲秦剑是多年的莫逆之交，秦剑死后，他一直关照秦雄普的成长和进步，秦雄普现在军区政治部当副主任，就是老头子走的关系，起的作用。所以秦家和张家，父辈子辈都有一种超乎常人的亲昵，陪老头子打打麻将，也是为他消愁解闷多几分体贴，多几分温柔，更何况现在秦雄普正在求他办事，老头子早几年就转业到了地方，财政厅是最让人眼红的实权实惠部门，他虽然是副厅长，但他是人事大权在握的党组副书记。秦雄普现在也面临着转业，转到哪儿，干什么工作，是秦雄普这几个月来茶不思饭不想十分焦虑的事，按常规，部队的转业干部到地方都是降半格使用，秦雄普现在是个副团级，到地方顶多弄个科级，这在省城这块大地方，实在是多如过江之鲫，如果服从组织安排，最上乘的是到一个谁都不愿意去的穷县当个副县长或副书记，那对长期生活在大院里过着优裕生活的秦雄普来说，是从蜜罐里掉到糠囤上，是秦雄普做恶梦都不曾想到的事。就在两个月前，张副厅长的老伴去世，秦雄普和辛天霞去帮助操办丧事，期间，秦雄普突然想到如果能转业到省财政厅，那可是个又有权又有钱又凌驾于世人之上的部门，一个省厅管着十几个市地和几十家省直部门的财权，哪个不想多要钱，哪个部门不得给财政厅打关节，翻阅一下省政府的文件，哪个临时性的委员会或领导小组会缺了财政厅的正厅长和副厅长呢？秦雄普趁机把自己的想法和张副厅长说了，张副厅长没点头也没摇头。再说，老头子说厅里有个处长缺的缺儿，但对秦雄普来说太难，因为按常规，秦雄普要转业到财政厅，只能是个科长，老头子并没有把话说死，说等老伴的丧事办完，他可以融通融通，至于效果怎么样，那就谋事在人成事在

天啦！做地方工作久了，老头子学会了圆通，学会了把有求于他的事拖着办，学会了让有求他的人知道办事是多么的艰难，多么的不容易，即使是有着两辈子交情的秦家，这有活口就是很顾及情面的啦！最近，一种让人颇为感叹的歌谣正在地方干部中隐隐传播，那歌谣说：不跑不送原地不动，光跑不送易地调动，又跑又送提拔重用。这段歌谣对于没离开军区大院的秦雄普还没有听到，不过越是临近秦雄普转业的日子，秦雄普就越是焦躁，他除了一遍一遍地去找张副厅长和有关部门，还拉着辛天霞越来越频繁地到张家陪着老头子打麻将，输赢不说，老头子回回都挺高兴。

麻将打到凌晨一点钟，辛天霞站起身来张罗着要回家。明天早上，她要下乡到百叶沟，去找唱二人台的老艺人挖掘整理本地秧歌的风味要领。

张副厅长微笑着请天霞帮助做顿夜霄，说胃肠正在进行着激烈的反饥饿运动。

辛天霞没有推辞。

夜霄端上来了，是一碗用牛奶和面擀的奶子片汤，这种做法，传说始于元朝的宫廷，皇帝的一个宠妃专爱吃这一口，后来传到民间，一般人家也吃不起。辛天霞端的这碗片汤，薄薄的三角块青微微地透明，一个新鲜荷包蛋卧在碗里，白生地诱人，两碟小菜加一小碗油炒红辣椒，看了就使人食欲大开。

辛天霞放下夜霄就要走，张副厅长一把拦住她，把她按在椅子上说等等回家去拿好酒的秦雄普和与他打对桌的去弄些熟食来的王主任。

张副厅长说着，并不急于坐在餐桌前，却一转身进了卧室。

“天霞呀——我这床被子正在闹革命，没针没线的散了摊儿了，你得发扬点儿为人民服务的精神，给当个‘帮工队’”。张副

厅长在卧室里乐呵呵地招呼着辛天霞。

“缝被子呀——极其容易”。辛天霞答应着，来到那架又宽又大的双人床前，伸手扯过被子，查看破损处。

此时，张副厅长却忽然像年轻了二十岁似的，以敏捷的动作，迅速关了电灯，扑到床前，抱住辛天霞，一边像久渴了似地在她的脸上、唇上和脖颈上频频吸吮亲吻，一边用那起了老年斑的大手撩起了辛天霞的连衣裙……

辛天霞拼命地反抗，她不明白，一个和蔼可亲的她当成长辈恭敬着的老干部，会在顷刻间变成猛兽，变成恶棍。是多年练就的舞蹈基本功帮了她的忙。她一个后腰下去，两腿在空中一拧，紧抱着她的张副厅长就被拉扯到地毯上，辛天霞就地一个龙搅柱，挣脱了张副厅长的双臂，趁势站了起来，她气极败坏地指着趴在地上的张副厅长问：

“你……你想干什么？”

那老头子并不惊慌，也不发窘，他从容地从地毯上爬起来，伸伸不整的衣襟，反问：

“秦雄普你们没商量好？”

“商量什么？”身心懵懂，如处在五里雾中的辛天霞，瞪大了疑惑闪动的双眸。

“没商量就算了，你回去吧！”张副厅长又恢复了官态，像打发一个不理解领导意图，让领导失望而又不能理喻的下属那样，撵辛天霞出门。

漆黑的街路，静谧而又苍茫，寒嗖嗖地浸着刺骨的凉。路上一个人也没有。辛天霞狼狈不堪地逃出张副厅长的家，真想对着这无星无月无光的夜空放开嗓子哭叫几声，呐喊几声，释放释放心中的愤慨和郁结；这是怎么回事嘛？好端端的世界这是骤起的

什么邪风？张老头是个什么人？秦雄普又是和他搞的什么鬼？但她张了两次嘴却没有喊出来，她不知道冲着谁喊。她害怕极了，漆黑如墨的夜空里好像随时都会有野兽有魔鬼向她扑来，要把她吞噬掉，这是在她三十三岁的人生经历中从未有过的感觉，她一向是乐观自信天不怕地不怕神不怕鬼不怕的，可这会怎么崩溃成这样？

辛天霞撞开家门。秦雄普正躺在床上吸烟。袅袅的烟雾绕着他的脸盘旋升腾，一时看不清他的面目表情。

见辛天霞撞进家门，他“腾”地从床上站起来，抓住辛天霞的双肩，用鹰隼一样的目光在她的脸上身上一遍一遍地巡睃。辛天霞看到秦雄普的眼睛里有火，而脸上却挂着泪。她甩掉秦雄普紧紧抓住她双肩的手，激愤的问：

“你在搞什么鬼？”

秦雄普没有回答辛天霞的问话，又一次抓住她的双肩问：

“那老家伙得手了吗？”

“啪！啪！”辛天霞抽出右手，在秦雄普的脸上狠狠地打了两个耳光，反问：“你，你希望他得手吗？”

“天霞……”秦雄普挨了打，就明白了事情的结果，他一把抓住辛天霞的手，让她触摸他脸上流淌的泪水：“天霞，你当我愿意？你当我不痛苦？你当我愿意戴这顶帽子？我……我他妈的有求于他。他一不缺权，二不缺钱，他……他妈的就缺女人！”

“我们可以给他介绍个老伴。”

“他说他就喜欢你，从认识你时就喜欢你。”

“那你还是不是我的丈夫，怎么混蛋到拿我送人情？”

“他……他又不想夺我的妻子，他只是……只是一尝足矣，你……你又不是处女——”

哦！这么不珍惜了，我……我还是你那个霞么，那个投奔你义无反顾的霞么？



“太阳的身上穿了件镶金边的红裙子，那，就是霞么？”

“是。是辉煌的霞。”

“咋那么好看呢？灿灿的，艳艳的，热烈地让人想歌，激动地叫人想舞？”

“那是她接受了太阳的爱，太阳把七彩情丝投给她，让赤橙黄绿青蓝紫揉进她的肌肤，她就好看的令人眩目了。”

“你——”辛天霞撅起嘴，娇嗔地看着秦雄普，在恋人面前，稚气、娇气是姑娘们不习自熟的武器。

秦雄普心旌飘荡了。青山、绿树把世界装扮得静谧安适，站在青林山的石崖旁，眺望无限美好的霞光，在四处无人的山顶之上，身边站着一位比霞光还漂亮的姑娘，此时此刻，若能心如古井，那可成了神仙，秦雄普不是神仙，他是位二十四岁的英俊军人。他按捺不住胸中灼烈的火焰：“是的，我在借物比人，天霞——”他把姑娘紧紧抱在怀里，那窒息般地长吻，烟化了他们的意识，抹灭了他们的存在，地上没有了他们，他们飞到了空中，那太阳、那云霞就是他们幻化而成的。

三支两军，把多少女学生投入军人的怀抱。

一千多名中学生集合在操场上做语录操。进驻青林二中的军

宣队队长秦雄普一下子被一位女学生勾住了魂。那女学生身段丰满而又轻盈，皮肤白白的，脸盘圆润而光洁，水灵灵，毛嘟嘟的大眼睛明若秋水，灿如星斗，她不像别的女学生那样梳齐耳短发或两条磨擦肩膀的短辫，她的头发是金黄色的，很有光泽，流泄般地垂到臀部，被她用一条白绸带扎成一束。飘飘逸逸，如凤之尾，如涧之瀑，她把语录操完全舞蹈化了，举手投足，弯腰立颈，无一不像没穿足尖鞋的芭蕾舞。

这个女学生就是高三（二）班十九岁的姑娘辛天霞。

秦雄普临时决定到高三（二）班抓点。

高三（二）班改成了六连二排，从初一往上排，一个年级是一个连，班晋了级，成了排，而整个青林二中叫青林二营，军管把学生都训成了兵。秦雄普在部队是副指导员，当了军宣队队长，就成了青林二营的营长。秦营长亲自喊口令，训练六连二排的“战士”，他常让辛天霞出列做示范，他爱看她舞蹈般的军事动作，轻飘中有力度，敏捷中含柔情，在六连二排，引人注目的还有一个人，这就是辛天霞的双胞胎姐姐辛天云。姐妹俩是青林二中的并蒂校花，可这两年来，谁也不敢这么叫了，因为中国历史的车轮已经进入公元一九六八年。人们在表面以封资修的色彩面对“校花”这种名称，可心里，都会因性别各异而深藏着一种或甜或酸的滋味。辛天云和辛天霞长得很相似，不近看，不细看，很难分辨。时间长了，秦雄普找到了辛天云和辛天霞的不同之处，从气色上看，她不如辛天霞有光彩，从性格上来分，她不及辛天霞活泼大方，但她外秀内慧的文文弱弱的气质韵味又胜天霞一筹，她的双眸含蓄深邃，被长长的睫毛遮掩着，使人很难窥测心中的秘密，她的眉毛弯而浓，时时紧蹙，不知埋藏下多少愁苦，小巧的嘴唇紧闭着，似有无数幽怨吞咽。她这番模样，让人且爱且怜，就

像春之嫩柳，折须翼翼，抚须轻轻。

辛天云写的一手好字。军宣队刚进驻青林二中时，从上到下，一片“复课闹革命”的呼声。秦雄普主张先开政治课和文学课。那时，全国没有统一的教材，一切靠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秦雄普把编印教材的任务交给了年轻的语文教师田雁飞。田雁飞没有家室，住在学校单身宿舍，有的是时间和精力，从年龄上讲，都是同龄人，也比较好打交道。田雁飞推荐辛天云参加刻印组的工作，说全校师生都算上，论及刻钢板，没有一个比得上她。果然，辛天云的字看似方方正正，实则变幻无穷，越细看越耐看，字字都如一枚小型徽章，特别是刻到竖弯勾的一笔，“竖”上重下笔，“弯勾”处改成一笔飞挑，仔细看那字，就一只只展翅鼓翼的鹤。

那是一个放了学的傍晚，辛天云独自在教师办公室刻教材。秦雄普走了进去，站在辛天云身后，默默地看她刻鲁迅的《祝福》。辛天云的头发也是金黄色的，长长地在脑后梳了一条长辫儿，疏落又灵秀。她坐在那里，阳光照着她，她的全身便笼上了一层金色，这很像一幅油画，一副出自艺术大师之手的油画……秦雄普有些沉醉，忘情地叹了声：“真美！”

辛天云转过头来，妩媚的脸庞光洁得像一轮朗月，她莞尔一笑，秦雄普已是心惊魂摇。当她看清在她身后的是秦雄普时，便立即收敛了笑容，显得差涩和慌乱。她站起身来，低着头，搬了一把椅子给秦雄普。秦雄普定定神，笑出心花似地把双手按在天云的双肩上，口里说着：“你坐，你坐……”手上却加了劲，重重地抓住辛天云的双肩。

天云的脸涨红了，正言道：

“秦队长，您是革命军人，请自重。”

秦雄普很尴尬地松开手，解释说：“我只是让你坐在椅子上，

别站着跟我说话。”

“天云——辛天云!”门外传来了田雁飞的呼喊声。辛天云马上答应:“田老师,我又刻好了一页,正准备给你送去。”

田雁飞一步跨进办公室。这是一位朝气蓬勃血气方刚的年轻教师,细高的个儿,一双神采飞扬的大眼睛,既能传神又能传话,一套洗得发白的蓝色中山装穿在身上笔挺笔挺的,很像电影里打入国民党军队的干练副官。两年前在师大毕业,分配到青林二中教高一的语文课,并兼辛天霞、辛天云的班主任,一直带到高三,他也是青林二中的学生,流水有源,原来的班主任就是天霞天云的父亲辛华修。辛华修对这个品学兼优的学生倍加欣赏,常在星期天叫到家里,另开小灶,希望他长大后在文学上有所建树。

“噢——秦营长在这儿,有事吗?”

秦雄普摇了摇头,没吱声。

“那我让天云帮我掀掀页子,有两个学生放学走了,我们缺人手。”说完,田雁飞飞快地牵起辛天云,一起奔出门外。

他们像一对和谐愉快的鸟儿在晚霞中飞出了秦雄普的视线。秦雄普感到一阵怅惘,一阵失意。他理不清自己的心是酸还是恨,可他明显地感觉到,这对师生是在藐视他的存在,藐视他的权威。换句话说,在辛天云和田雁飞心目中,还没有他的位置。

哼——,他从鼻孔中挤出一口气,心中已打定了主意。

太阳下山了,霞光也变成了夜幕。低低地垂下来,覆盖着青林山石崖旁的一对相依相拥的恋人。

天霞依在秦雄普的胸前,半晌不再说话,她沉醉在自己的幸福,也在沉淀姐姐的忧愁。

“雄普,田老师的事没有一丝挽救的可能吗?从小,姐姐就跟